

郁达夫全集

第七卷

郁达夫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书名：郁达夫全集第七卷

作者：郁达夫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I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第七卷

郁达夫启事	2575
艺术家的午睡	2576
对话	2578
《现代评论》启事	2582
牢骚五种	2583
广州事情	2589
预告《读了〈广州事情〉》	2595
告浙江教育当局	2596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2599
达夫启事	2602
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	2603
郁达夫启事	2604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2605
乡村里的阶级	2609
讨钱称臣考	2611
《白华》的出现	2613
《关于文艺作品的派》的订正	2615
郁达夫启事	2616
私窃创作原稿者赐鉴	2617
中学生向哪里走	2618
评《开明英文读本》	2623
军阀的阴谋，消灭异己的政策	2624
学生运动在中国	2625



郁达夫全集

寻找鲁迅启事	2631
悼罗佩脱·孝脱义士	2632
“天凉好个秋”	2635
Huala ! Huala !	2638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2639
说食色与欲	2643
寒冬小品	2646
梦想的中国 梦想的个人生活	2648
山海关	2649
营救郑毓秀博士的提议	2651
炉边独语	2654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2658
非法与非非法	2660
一文一武的教训	2662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2664
说宣传文字	2666
谈健忘	2668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2670
说妥洽	2672
政权和民权	2674
说木铎少年	2676
说春游	2678
声东击西	2680
自力与他力	2682
说冒骗	2684
著书与教书	2686
清谈的由来	2688
说模仿	2689



有目的的日记	2691
大学教育	2693
睡病颂	2695
暴力与倾向	2696
错误的悲剧	2698
中国人的出路	2699
秋阴菟记	2703
说公文的用白话	2706
谈结婚	2707
说产业落后国的利益	2709
新年试笔	2711
元旦感想	2712
小学教育与社会	2713
说“沉默”	2715
说谎的衰落	2717
上海的将来	2719
驻美德国大使的抗议	2720
说姓氏	2722
武士道的活用	2724
参观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题词	2726
说肥瘦长短之类	2727
东南地狱	2729
苍蝇脚上的毫毛	2732
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	2736
残年急景	2737
答《申报·妇女园地》沁一先生	2742
说（勘）杭州人	2744
毫毛三根	2746



郁达夫全集

清贫慰语	2749
教育要注意发展创造欲	2752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2754
怎样消暑	2758
中国是一个灾国	2759
出版界的年轮	2760
人与书	2762
中国文学让外国人来研究	2763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2764
新年的旧事	2765
读明人的诗画笔记之类	2767
郁达夫启事	2769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2770
高楼小说	2774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2789
防空自卫庸谈	2793
说写字	2796
儿童节题词	2798
战争与和平	2799
东门老圃放言	2802
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	2804
祝辞	2805
关于使用国货	2806
就家字来说	2808
中国的现状	2810
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	2815
世界动态与中国	2816
日本朝野应重新认识中国	2820



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	2825
郁达夫启事	2827
“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2828
战时教育	2829
文化界的散兵线	2840
九国公约开会	2842
对于九国公约国会议之要求	2843
文救协会理事会告诸同志书	2845
预言与历史	2847
救亡是义务	2849
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	2850
手民之误	2852
这假冒还胜似那假冒	2854
不厌重复的一件事情	2856
自大狂与幼稚病	2857
读胡博士的演词	2859
郁达夫启事	2861
我们在后方	2862
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	2863
抗战自入第二期后	2864
郁达夫启事	2866
我们只有一条路	2867
郁达夫启事	2868
抗战周年	2869
政治与军事	2871
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	2874
苏日间的爆竹	2876
国与家	2878



郁达夫全集

西方的猴子	2881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2883
财聚民散的现状	2885



郁达夫启事

我平常做的东西很少，这很少的作品也只在《创造》上发表，并且发表时都署我的真名。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我，以为某报上的两篇小说是我做的，我不得不在此地声明一句：“我并没有做那两篇小说”。我更要请我的朋友注意，我是从来不用雅号的，请诸君不要弄错了。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艺术家的午睡

晚上沿街弄着乐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诗的遗物。世界上无论哪一国都有，中国内无论哪一处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风里，或是萧条秋雨之中，或是霏微小雪之下，伤心人听之觉得悲哀，得意人听之觉得快乐。我愿跟了这些 Minstrels 走尽天下，踏遍中国。

世界主义的实行者是乞丐和娼妇，真的国际联盟，应该从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妇联盟始。

平生最恨的是警句 (Paradox) 和狗。不爱警句，因为可发的警句太少，不爱狗因为犬吠声太多。G. K. Chesterton 是警句大家，M. Maeterlinck 是狗的爱护者，我平时不爱这两人的著作。

日本文里，译者与役者同音。译者是译书的人，役者是演戏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坐轮船过太平洋的时候，每想坐火车，坐火车过秦淮河的时候，只想坐画舫。



一九二三，七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中华新报·创造日》，据《达夫全集·奇零集》)



对 话

来客 你近来发表的东西，何以总是颓丧得很，消沉得很。使你颓丧的原因，究在什么地方呢？

主人 我自家也不知道。并且我自家不知道我的态度究竟是不是世俗所说的消沉与颓丧。这也是当然的，因为我若自家知道自家的病状与病源，那我就可以下对症的药了。

客 你近来读书么？

主 什么也不读。

客 做东西么？

主 什么也不做。

客 你大约是一个厌世家吧！

主 这话不通。我生在上世，系由我投到世界怀里来的，决不是世界闯入我的生命里来的，只有世界可以厌我，而我决不能厌世，我哪有厌世的权力呢？

客 你大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有所不满吧？

主 中国的政治弄得也好吧，弄得不好也吧，社会进步也好，退步也好，与我个人却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客 要是大家都取这一种不问不闻的态度，中国岂不要亡了么？

主 现在的中国人谁不取这一种态度？

客 那么现在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外交家、理财家，难道多在取这一种态度么？



主 喔，那些东西！他们是猴子。

客 这是什么话？

主 他们因为吃了太饱，消化不了，所以爬上秋千去耍。而站在圈外的人看了，以为是在玩把戏给他们看。并且有些猴子因为贪得不堪，于饱满之余，更要窃取圈外人的食物，被窃的那些可怜的人类，还在喜乐，说猴子好玩。

客 猴子的贪图无厌，都是由我们旁观者的不闻不问的态度养成的。

主 你难道说我有杀猴子的利器么？

客 你虽没有利器，你可以宣传他们的罪状。

主 宣传得厉害的时候，却好了一批新起的猴子，去代替旧的。法国的革命，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也是如此。

客 这样讲来，中国是完全绝望了么？

主 我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三十年内，怕没有大的变革吧！

客 何以见得？

主 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安乐了。改进的大障碍，不是几个有兵力的人，却是那些大猴子和小猴子，就是替那几个有兵力者吮痛的人，其次是替吮痛者吮痛的人，最后是物质生活安定的人。中国之大，有兵力者，只有几个？我们若有一个拼一个的决心，那么斩草除根，灭尽武人是很容易的。而中产阶级则不然，他们寄住在武人翼下，为类颇多，偷安苟活，情愿把自家的金钱妻女，献给武人。他们心里只欲图一时的安闲，所以听到变革二字，就惶恐得不堪，要竭力的出来阻止。这些人若一个一个的除了，那么武人就失



其依据，不倒而自倒。但是要杀尽这一阶级，却非易事，因为你我或者多是这一阶级的人啊！哈……哈……哈……

客 那么我们就去宣传覆灭中产阶级吧！

主 你又来了，我不是刚和你说过。宣传是没有用的么？

客 那么现在叫我们干些什么呢？

主 什么也不要干，什么也不要做，你只须懒惰过去，就是第一个社会改革家。

客 你的话愈讲愈奇怪起来了。

主 这理由是很简单的。你若要造成大变革，你非要有大多数的贫民不可。你懒惰一天，社会就可以贫弱一天。大抵一个中产阶级者，当他的财产没有荡尽的时候，决不会对贫民表示一点同情，也决不会起一点希图变革的心思。非但如此，若有了一点财产，他必要欺压贫民，阻止变革的。所以我说，你若是一个中产阶级者，你先必要懒惰过去，把你的财产荡尽，然后去和贫民协力合作。你若已经是贫民了，那么你第一应去讲究如何能使那些有产者也得马上变成贫民的法子。这个法子，也只有“懒惰”二字，可以当之。

客 何以呢？

主 因为贫民勤劳一天，所得的大半不得不把有钱的人吞去。

客 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吧？

主 不是，这是拉发古的主张。

客 那么我们来宣传“懒惰”就对了罗，何以说用不着宣传呢？

主 不对不对，因为你这一次教他懒惰之后，下次就不能教他制炸弹了。所以宣传是无用而有害的。



客 中国于最近三十年内，没有大变革，你是根据什么而讲的？

主 我根据我自家的生活而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的生计，总还容易谋得。像我这样的懒惰无为，每天尚有饭吃，何况那些猴子们呢？衣食不穷的人，你无论如何诱他请他，要他加入变革运动，他一定是不肯的。所以现在的中国，决不会起绝大的变动，都因为大家的衣食，还容易谋得的原因。三十年后，怕生计的艰难，要与今不同了。以我个人的推算，大约大变更之起总在三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内。

客 你在希望这样的大变动么？

主 因为希望着也是无益的，所以我并不在希望。

客 我听你讲了半天，好像在做梦似的，什么也捉摸不到。

主 这样就对了罗，你要捉摸什么！被你捉摸着了，怕你就要生厌呢。

客 今天天气好得很，你不出去散步么？

主 我近来吃饭都懒得吃，还要散什么步？

客 我要去了。

主 你去吧！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半月刊》 第十七号）



《现代评论》 启事

国内的空气，近来更觉沉寂了。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觉得非有一番强大的变革不可；本评论就是为成就这种使命而产生的。拟每周出十六开三十页的小志一册，内分政治文学两部，执笔者除太平洋杂志社及创造社同人外，尚有多人，出版日期，决定后再行登报公布。

(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 《创造周报》 第五十二号)



牢骚五种

一 自己的事情

美国的一位肺病诗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 *Warden* 的头上，仿佛有一段说到文人所写的东西，都是写他自己的事情的。实际上连我们最爱的女人身上的毛发有几多，月经有多少等问题都不明白的我们，哪里能够真真实实的描写他人的事情呢？不过写自己的事情，有两层危险。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关系等写出来的时候，人家要说你在台房里叫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无钱花无职业等苦处诉说出来，人家若不说你“弱者弱者，活该活该，你像一个女人，在无聊赖的啼哭。这是靡靡之音，亡国之兆。”就要说你在发牢骚，在骂人。

但我想自捧自吹，虽则是近世中国成名的第一捷径，究竟有点于自家的良心上说不过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写点自家的失败的话，和自家心里想说的话，即使人家说我所发的是“牢骚”，究竟还比“吹牛”高尚些。

小子在一两月前头，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点小小的文章，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几个能在学生时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贴的高徒侮辱了一场。这一场侮辱，比起现在的大学校长的被缚被打来，总算是文明得很。他们几位受人津贴的大学生，不过向我发了一封匿名信，画了一只狗，